

从《世界是平的》到《蚁族》

官员阅读开始关注民生话题



(资料图片)

核心提示

官员们在阅读《货币战争》、《美国怎么了》这些宏大题材书籍的同时,亦开始将目光放低,关注如《蚁族》等民生话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集团总裁聂震宁在今年的两会的提案中提出,设立全国读书节。全国人大代表、盐城鲁迅艺术学校副校长蒋婉求,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也拿出相同提案。而去年年初,温家宝总理与网民在线交流时,有网民问:“能不能设立全国读书节,提倡全民读书?”温总理表示:“我赞成他的意见。”

而今年两会上,热门图书《蚁族》和电视剧《蜗居》频频成为讨论热点,更引申出对于高房价、城市生活压力的反思,正如有网友评论,这意味着,官员们在阅读《货币战争》、《美国怎么了》这些宏大题材书籍的同时,亦开始将目光放低,关注民生等现实话题。

全球视野下的阅读

去年9月,银川市委书记崔波买了几百本《谁在谋杀中国经济》送给当地大大小小的企业家,并亲自写了一封推荐信。他说,这本书从文化深层的视角分析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家的问题是独特的,给人很多启迪。

书的作者郎咸平得知这个消息后颇为感动,他说:“我曾说中华民族是一个不爱读书的民族引起非议,现在以此证明中国人是爱读书的。”

中国人向来尊重读书人,但官员却始终没有和读书建立起某种既定联系。事实上,官员们并非不读书,而是一向对于书目讳莫如深,这也是中国官场文化的一种习俗。

近些年,随着中国官员越来越多地摆脱刻板作风,一些重量级的省部级官员频频公开书目,如陈至立说起《教育大国的崛起》,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推荐《世界是平的》,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推荐《致加西亚的信》,官员读书一度成为社会热点。

在官员个人书单中,书目已不限经典著作,而是开始着眼于知识经济、全球化及现实矛盾的挑战。民进中央专职副主席朱永新就曾推荐《大国悲剧》、《货币战争》、《金融危机》,朱永新说:“你看这些书就可以了解社会在关注一些什么。”

郎咸平的《新帝国主义在中国》成为最近各大书店的畅销书,这是一本关于中国经济安全的书,类似的还有江涌的《猎杀中国龙》,这些也成了一些官员案头的读物。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认为,单从这类推荐的书看,官员们关注的也正是社会关注的书。“这是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前沿问题,他们密切关注全球化的变动,关注中国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私人书单的现实指向

随着官员的学历越来越高,干部的专业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很多官员推荐的书都具有专业的特点。

如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就曾推荐过《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等书,作为当地干部教材的“现代经济知识简明读本”,这是他在商务部任内组织编写的。

此外,一些国外管理书籍也屡有官员推荐。哈尔滨市委书记杜宇新就非常喜欢彼得·德鲁克的管理书籍并推荐过《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而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和贵阳市委书记李军则都读过阿尔伯特·哈伯德的畅销书《致加西亚的信》。

去年“孟连事件”后,云南省540多名党政“一把手”,分批聚集在滇池岸边的省委党校,反思孟连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研讨班的组织者向官员们提供的学习材料是:一本《苏共亡党十年祭》、一册《党的领导人论群众路线》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司马迁的《陈涉世家》、贾谊的《过秦论》,此举旨在以历史悲剧阐释“失人心者失天下”的规律。巧合的是,朱永新推荐的《大国悲剧》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一部由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写的反映苏联解体前因后果的巨著。

反腐书籍亦被很多官员所关注,中央党校教授林喆是研究反腐败问题的著名专家学者。她的《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很早就成了纪检干部案头的著作。林喆说,在党校上课时,绝大部分纪检干部都反映读过这本书。

马列经典PK官场小说

当然,马列经典一直是官员读书工程的主轴,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蔡霞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在中央党校供干部学员居住的招待所,每个房间都有四个大部头,分别是马恩全集、毛选、邓选和江选。

自2007年开始,中央党校给每位上课的老师增加了一个新的任务——荐书,蔡霞推荐过《政党论》和《政党原理》。

蔡霞在做党建工作时接触了大量的官员,她认为从读书看官员有三类,“确实有很多比较认真读书的官员,他们不是一般吸收知识,而是带着思考去读书。还有些官员至少比较认真学习,但问题是花多少时间来看。当然,还有就是不读书的官员,有的是忙于喝酒应酬,他们的心态就是忙,忙得坐不下来,还有的

官员认为自己并不能改变多少现状,所以对读书不感兴趣。”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接触的官员读书又是另一幅场景。“官员与权力是不可分的,与权力斗争有关的书是我接触到的官员们的一大兴趣。”周孝正上课时经常会和官员交流,他说除了官场小说,官员们感兴趣的还有揭示官场潜规则类的书籍。“官场需要了解潜规则和明规则,他们不喜欢极左或极右的书,他们需要圆滑。”原在江西担任文联官员的徐源(化名)也透露,很多官员都喜欢看《资治通鉴》、《厚黑学》这类的书,他就曾买过几本《资治通鉴》送给一些要好的地方官员。

此外,一些老领导干部对建国后及“文革”历史的回忆录也在官员身边流传。周孝正说:“官员们通过这些书来分析政治动向。”

官员书单需要引导

读书方面,各人自有偏好。但各级高官的书单该由谁负责?有学者曾提出这样的问题。

《瞭望》周刊副总编辑陈四益说,1987年,《瞭望》周刊编辑部给一些中央领导写信,请他们荐书,“想倡导他们都来读书。”结果,胡耀邦托人带话,他看书,但总书记不方便荐书。“因为如果他推荐的话,就会给人好像总书记在关注哪本书的印象。”

一位省委常委告诉陈四益:“你知道我每天案头的文件有多少吗,光看完的就有十几万字。”陈四益认为中国的文牍主义太厉害,文件一大堆地送来,而且是经过精加工的,官员一天读这些根本没有时间。另外,市面上的书五花八门,很多书名字好听,看介绍像是非读不可,但读过之后就就知道这是没必要花时间去读的书。陈四益说:“现在关键是没有一个好的推荐书的机制。”

外国领导人书单

与中国官员相比,国外领导人不仅自己读书,还喜欢在公共场合拿书作为礼物,并借书中内容表达个人观点。

去年4月的第五届美洲国家首脑峰会上,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向美国总统奥巴马赠送了《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这是乌拉圭著名记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所著的关于殖民主义对拉丁美洲进行掠夺的经典著作。

布朗:《难以忽视的真相》

布朗是公认的继丘吉尔后最爱读书的英

国首相,他曾将阅读书目独家透露给《泰晤士报》。书单中,排名前两位的是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关于美国政府怎样决策的《难以忽视的真相》,和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的《混乱时代》。第三选择是赛巴斯蒂安·福克斯的新作《恩格伦比》。

普京:爱读强硬派传记

俄罗斯总理普京透露自己喜欢两类书,一类是俄罗斯和经典世界名著,如契诃夫、托尔斯泰、果戈理等人的作品。另一类是传记和历史著作,如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和沙俄政府强硬派代表人物彼得·斯托雷平等人的生平传记等。

布什:《罗斯福王》

《圣经》对布什的影响有目共睹,伊拉克战争前夕,布什不慎将这场战争比喻成“新时代的十字军东征”,可见宗教对他的影响。布什钟爱的书有两本《美梦与噩梦:60年代留给社会下层的遗产》和《罗斯福王》,这影响了他的施政纲领。

查韦斯:《小子,我的国家哪儿去了?》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发表演讲时会随口提到他正在读的书或者喜欢读的书。作为“反美斗士”,查韦斯曾推荐过反布什的书,电影人迈克·摩尔的《小子,我的国家哪儿去了?》,还推荐美国著名左派知识分子乔姆斯基的著作《霸权还是生存——美国对全球统治的追求》。查韦斯善于利用媒体推荐书,除了《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2007年联大时,查韦斯还当着全世界镜头推荐了美国学者乔姆斯基的《生存还是霸权》,这两本书都成为畅销书。

曼德拉:深受甘地思想影响

被誉为“活着的传奇”的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同样是个嗜书如命的人。在被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囚禁在罗本岛上的27年里,他手不释卷,把“罗本岛监狱”变成了“罗本岛大学”。曼德拉说不出究竟哪一本书对他影响最大,他认为“圣雄”甘地对己人格形成关系最大。

据新华社

新闻时评

ZHENGZHOU DAILY

编辑 杨怀锁 陈培营 电话 67655282 E-mail: szxw@znews.com

我们的房子为什么会“英年早逝”

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近日透露,中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但这些建筑只能持续25~30年。(4月6日《中国日报》)

这种说法,和此前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一位副主任的说法不谋而合:“国内住宅的平均寿命却仅仅为30年。”这个寿命,不到英国建筑132年寿命的1/4,不到美国平均寿命74年的1/2。这个冷酷的事实,让《物权法》起草时争议的土地使用权70年后“怎么办”的难题,颇具黑色幽默的色彩。

中国的建筑物应该活多久?按照住宅土地使用权的年限,应该有70年;而按照《民用建筑设计通则》规定,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为100年,一般性建筑为50年~100年。民居很显然不属于“重要建筑物”之列,但法定的年限最少亦应该满足50年的使用。然而,实际情况是,中国的建筑寿命50年罕见,30年则普遍。

从中国房子的价格看,现在北京四环内的普通住宅,每平方米4万元已并不稀罕。在欧美等国的房价“跌跌不休”的情况下,花3000万人民币,在美国可以购置一处庄园,永久产权的;在欧洲可以置下一座城堡,文物式的。而在北京的中心地带,却只能购买在楼房间距极近的“豪宅”,而且没有法定的永久产权。

每年,全球一半以上的水泥,都浇筑在中国的土地上,而捆绑着祖宗三代人收入的房子,却只能维持30年。原因何在?不外如下几点:

其一,偷工减料。《北京科技报》曾报道,建设部特聘专家周磊表示:“现在全国相当多的建筑工程、资料在造假!”其二,结构性缺陷,由于建筑结构问题,有的钢筋混凝土的寿命不过25年左右。

其三,人为拆除。扬州那个刚刚爆料被政府“偷卖”了土地的小区,满算不过才8年,就面临拆迁的命运;而名动一时的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综合楼,用了才7年,就要被爆破拆除。

那么,普遍不足30年的建筑寿命,是质量原因,还是“正常”?建设部的一份抽查结果表明:全国30多个省份的90多个城市中的180多个建筑工程,96.1%的合格。这似乎意味着,中国建筑远低于国际和法定标准的30年寿命基本合格。这样,很多人举三代之力购买不足70年的使用权后,实际得到的可能是被打折扣的一个短命的建筑。

当然,将中国建筑的短命,放到目前这个特殊的语境下,就会发现,建筑物的短命,与其说是质量问题,毋宁说是制度问题,是房地产各种乱象的生命体征反应。对一个已经失去理性的行业而言,其实,寿命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大家追逐的,不过是一个注定要破灭的泡泡。但是,当泡泡破灭之后,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还是公众。

显然,无论是从维护公众权利,还是从维护社会稳定来说,从制度层面上消除这种短命现象,就成为当务之急。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提高民用建筑的耐久年限标准,加强相关执法与严格问责,还需要制定建筑物的拆除标准,决不能说拆就拆。 钟由

别用生命奇迹掩盖监管渎职

山西王家岭煤矿透水事故引起全国关注,据报道,井下153名被困矿工中已有115人获救,6名工人遇难,其他32名矿工正在全力营救中。很多媒体称“这是生命的奇迹”、“这是中国救援史上的奇迹”,我却觉得特别不是滋味。

王家岭煤矿是一家国有煤矿。当初山西打击小煤矿、小煤窑,迫使民间资本全部撤出山西煤矿,由国资收购,最大的理由就是小煤矿、小煤窑的安全没有保证。然而,国有煤矿和安全生产完全不能画等号。早已有学者根据近几年的公开信息统计,近期发生的特大型矿难,几乎全是国有煤矿,无论是死亡人数还是矿难数量,国有煤矿都远远高于民营煤矿。

每次民营煤矿发生矿难,新闻都会出现“矿主目前在逃”,或“矿主目前已被拘捕”的消息,而国有煤矿,从来没听说拘捕法人代表。既然民营煤矿发生人为事故,矿主们要负刑事责任,凭什么国有煤矿就不需要呢?据报道,王家岭矿难的问责程序将启动,这应该是个好消息。

每当发生特大矿难,全国照例要开展煤矿安全大检查,可是年年检查,年年矿难,一切都没有改变,以致媒体对矿难的新闻都麻木了。对于王家岭煤矿存在的大量违法安全生产的违规违章行为,并非一天两天,安全规定不落实,领导带班制度不落实,施工安全措施不落实,隐患治理不落实,监管部门又在哪里?起了什么作用呢?按照

规定,每个煤矿都有当地派驻的驻矿安监人员,他又去了哪里?如果一个煤矿一旦发生事故,死亡者能获得天价赔偿(在美国阿巴拉马矿井事故中,受伤工人获得670万美元的赔偿),煤矿出于利益的考虑,还能不加强安全生产的投入吗?

我国百万吨煤死亡率4%,是美国的100倍,是南非的30倍,加上瞒报、谎报,实际死亡人数只会超过。如果王家岭矿难的相关责任人,尤其是安监部门的监管渎职不被严肃处理,遇难者没有得到合理赔偿,矿难的死结就永远无法解开。只有自上而下的监管(如安监部门)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如媒体、遇难者家属)有效结合,才能遏制矿难的高发。 小周

别再用孩子的生命豪赌了

家住广东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光华村的9岁小学生小龙(化名)在4月3日这天,因为拒绝被父亲拉去附近的补习班上课被父亲当街暴打身亡。(4月6日《广州日报》)

无独有偶,浙江嘉善县一名3岁小女孩因为没有背诵下来李白的《静夜思》,被母亲多次抽打头部导致死亡。(4月6日《钱江晚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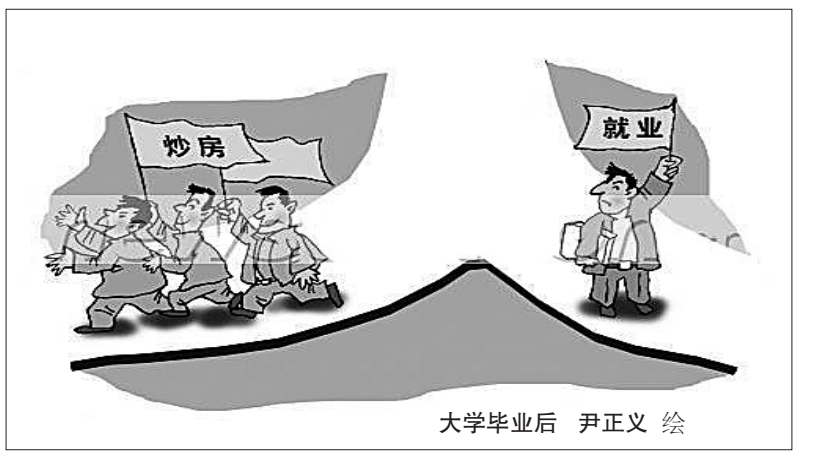
两个幼小的生命就这样陨落了,留下的除了人们对两名家长这种打骂教育的质疑外,就是那些因“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教育意识越偏离引发的无尽哀思,而这种哀思表达的更是一种忧虑、一种感叹和一种令人窒息的压抑。

其实,不管是做面点的小龙父亲,还是一个只有200元生活费却要养活三个孩子的3岁女孩母亲,他们都在用自己微薄的收入支撑孩子的求学之路,希望孩子将来能有出息,所以,他们并非完全不称职的父母。遗憾的是,他们选择了粗暴的方式来宣泄对孩子的失望,以致失手酿成悲剧。这并非个案,其实这种急功近利的教育方式在当前的社会很普遍。那些在现实社会中经历的痛楚和无奈,令很多人不惜用连本带利的期望去豪赌孩子的未来,希望他们能在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有一个美好的前程。这种期望几乎变成了一种疯狂的赌博,而赌注就是那令人叹息的童年、令人惋惜的生命和令人痛惜的教育手段。

豪赌下的“爱”有时难免落于传统,以至于“树不修不成材,儿不打不成才”,“舍不得重打,上房揭瓦”等等教子经验,依然很有市场。“孩子是父母的,打自己的孩子天经地义”,这种试图完全控制孩子的成长方式与方向,事实上却名正言顺地侵犯了孩子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人格权利。这种“我的孩子我做主”的跋扈,几乎广泛存在于家长的教育思维中,也更让人有一种无处不在的窒息感。

有一本叫《自然的指印——遗传在性格中扮演的角色》的书曾这样写道:父母对孩子的幻想——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往往不顾及孩子本身。为人父母者多半无法避免这种心理,或者根本就坚持这个想法。在理直气壮的“为了孩子的明天”的教育意识引导下,这一刻,孩子的权利、家长的责任和义务统统被抛到一边,留下的仅仅是那些带着善意却表现得极其赤裸的催熟教育。

孩子稚嫩的生命,显然无法扛起家长那些堆积了各种渴望的重担。自然界中,万物的成长原本是一个令人欣喜和充满情感的积累过程。可是,我们却近乎野蛮地将这种规律拦腰截断,并嫁接一些并不属于同一个血脉的教育期待,结果虽然能够满足一些自私的欲望和虚荣,却很容易葬送了孩子们本来美好的成长经历。家长啊,这个豪赌实在太得不偿失了。 万夫



大学毕业后 尹正义 绘



旱瓜! 海春 绘

终于可以屏蔽CCTV了

为基本的用语用字”。

看来,“NBA”这三个字母实在太刺眼了;反观“英超”,有多少中国球迷知道它的缩写“EPL”呢?当然,很多人也不知道CCTV在国外是指代令人不舒服的“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如此说来,某些英文缩写对于不谙洋文的国人来说,还暗藏玄机,索性CCTV也更换台标吧。不过,仅就纯粹享受体育竞技的球迷而言,NBA只代表比赛本身。央视日进斗金,这才代表了“NBA”这个英文

LOGO所昭示的垄断资本和超级利润全球化之梦。

国家电视台禁说外语,也许事关民族大义,可语言本来约定俗成,就交流的实际需要而论,说还是不说,对特定节目的特定目标人群——以NBA观众为例,城市、年轻、男性的白领或学生——影响不大。

总的来讲,靠行政命令来抵抗文化入侵;禁令是下了,禁不禁得了又是另一回事。但愿这次能令行禁止,净化我们的荧屏。 言方